始終未盡的旅程：謝貽娟

2019.12.28

⽂ / 林⼩溪

None-Space P36, 2013

「藍⾊」，是對謝貽娟的第⼀印象，也是再也忘不了的印象。她純粹的藍，不僅僅是在視覺上帶給

⼈單⼀的張⼒，看過的觀者，都會被這股深邃、展現極強韌⽣命⼒的藍，給深深、深深地吸引。這強烈的感受使⼈對她產⽣好奇，更不禁想抽絲剝繭找出原因何在，為無以名狀的情感交代可依循的脈絡。因此，在這 篇專欄中，試圖回到脈絡的源頭說起，聊聊謝貽娟的成長故事、創作歷程，與她⽣命中的酸甜苦辣，或許就能明⽩，原來是這樣的⽣命將⾃⼰畫作永恆的藝術。

與⽣俱來的特質｜我才不要走你們的路！

1967年，⽣於臺灣嘉義。她是家裡的「⼩妹」，上⾯有兩個姊姊、⼀個哥哥，這個第四胎，原本不打算留下。⾝為教職員的⽗⺟親，當時⼀家五⼝住在學校提供的宿舍裡，微薄的收入要養三個孩⼦已不容 易，偏偏多了個「意外」。有晚，⽗⺟爭吵著把孩⼦拿掉的事情，都決定前往醫院，路途中卻因坐在腳踏⾞橫桿上的哥哥，不⼩⼼睡著⽽掉落，讓墮胎的事件在這場插曲紛紛落幕，打斷⽗⺟親的衝動，這個老么，就這麼被保住了。出⽣後，曾有長輩看了這⼩嬰孩說「將來不是條龍！就是條蟲！」。這句話說的是每個⼈與

⽣俱來的特質，⽽這⿁靈精怪的孩⼦，的確，在不久的將來，要成為⽗⺟親與哥哥姊姊們最頭痛的⼩妹，但在更遠的將來，這份特質，注定要為她在藝術的路上成就不凡。

果然，從能跑能跳開始，⼩⼩的腦袋瓜已經與眾不同。當時⽗⺟親⽤著努⼒存來的儲蓄，在嘉義市 區買了⼀間有院⼦的⼩平房，搬離宿舍，來到⾨前有溪溝、周圍是稻⽥的環境，這地⽅讓她玩得更野了！每次⼀群孩⼦跑出去撒野時，⽥埂上好走的路她不走，偏要選溪溝旁走起來搖搖晃晃的路，姊姊念了她幾聲， 她⽤著稚嫩卻理直氣壯的聲⾳回「我才不要走你們的路！我要走⾃⼰的路！」。事實上，她沒那麼喜歡和哥哥姊姊們玩，總嫌他們無趣、無聊！⼀個⼈可沉浸在⾃⼰的世界，或是跑去隔壁串⾨⼦找退役的老兵們玩， 這奇怪的⼩女孩，⾝體裡到底是藏著個老靈魂？或著骨⼦裡就是從不屈服主流？

有次，還在學齡前的她，剛學會騎腳踏⾞不久，和哥哥吵架，⼀氣之下就這麼騎著⼗幾公⾥的路， 只為去學校向媽媽告狀「哥哥欺負我！」，這件事轟動了學校的老師們，成為⼤家說著、笑著，更佩服著的

⼩妹！不論是老靈魂，不論是反主流，⾄少可以確定的是，這⼩妹的拗與倔，是她對⾃⼰所堅信的事物，⽽展現永不服眾、堅決到底的態度。只是這樣的態度究竟能適⽤在什麼環境之下？從⼩就這麼有主⾒與想法的謝貽娟，來到填鴨式的體制內教育，過程是相當辛苦的，她調⽪與玩世不恭的態度，總是把老師耍得團團 轉！同時，從不畏懼說出個⼈⼰⾒的她，太多的「為什麼」、太多的「唱反調」，讓「警告、記過、請⽗⺟來學校」，成為青春時期陪伴成長的循環。⽽對於同年齡的孩⼦來說，她就是有號召群眾的魅⼒，因此「⼤姐頭」、「⽍因仔」、「放⽜班」這些不管是褒是貶的字眼，絕對都是形影不離的標籤。有時被她狀況百出搞得很無奈的⽗⺟問，妳到底為什麼樣這樣？她只是⽤著⼩⼤⼈的⼝吻回「唉～你們不懂啦...」，全家都拿這⼩妹沒轍。這孩⼦壞嗎？或許在當時⼤⼈的眼裡她壞，但事實上，她只是需要在被接納中學習調整，掙扎 著去找到⼀條實現⾃我的道路。⽽這條路正是「藝術」，那時沒有⼈能知道，甚⾄連少年時期的謝貽娟都不知道，這股被壓抑的靈魂，也正在為⽇後醞釀蓄勢待發的創作能量。

從⼩就⾼⼈⼀等的謝貽娟(左)，與⼩姊姊(右，中為鄰居⼩妹妹)，時髦的兩姊妹！

在⾃家院⼦裡認真畫畫的謝貽娟

實現⾃我的道路｜我要去英國念書！

那究竟「藝術」是何時跟她沾上邊的？這要從她最愛的⺟親說起。原來愛漂亮的媽媽，不論穿著打扮、居家擺設，從裡到外在視覺美感上都是個講究的⼈，⾃然⽽然，媽媽寶⾙的⼩妹是這樣耳濡⽬染長⼤ 的，另⼀⽅⾯，為了養家的⽣計，⺟親在⼀份教職薪⽔之餘，週末也在家裡開了⼩型畫室教孩童學畫，謝貽娟可是樂此不疲的享受其中，但不愛念書⼜排斥體制的她，當時還沒認真想過什麼才是她未來的路。直到好不容易國中畢業，還在苦惱到底有什麼學校會收她的⽗親，給了瘦⾼、好動、愛畫畫的謝貽娟兩個選項：去打籃球，要不就去復興美⼯繼續畫，她選了後者。即便依舊⾏在體制教育內，但⾄少畫畫這件事給了謝貽娟

⼀處出⼝，就這麼⼀邊繼續當著「⼤姐頭」、「⽍因仔」、⼀邊繼續輪播著青春⽇常「警告、記過、請姊姊來學校」（當時謝貽娟的⼤姊已在台北⼯作，⽗⺟的⾓⾊換成姊姊在代職），同時，也⼀邊把腦袋瓜裡的精

⼒給投入在繪畫上。點⼦與想法特多的謝貽娟，復興美⼯（⼜好不容易終於）畢業之後，很快地找到廣告設計公司的⼯作，但可想⽽知，年輕氣盛與才華洋溢的綜合體，早已受夠了框架！按耐不住的她，帶著「⼤姐頭」的氣勢，⼆⼗初頭便⾃⼰創了業，⼀副天不怕地不怕，像是在江湖打滾多年的女俠，讓成績很快地就超越了這年紀該有的表現，倒不是沒有碰過釘⼦、吃過苦頭，⽽是她堅毅的特質，⾯對困難時反⽽越戰越勇。只是，設計與藝術終究不同，在這分歧點上，成為了她無法跨越的困難，她⼤可繼續以女俠英姿闖蕩江湖， 但她嚮往⾃由的靈魂，在幾番掙扎後最終帶給家⼈這⼀震撼消息「我要去英國念書！」。對於純樸保守的⽗

⺟，從沒想過會在兒女⼝中聽⾒「出國念書」，更尤其是來⾃從⼩就去了學校就只會闖禍的⼩妹！但他們也 明⽩，謝貽娟早已下定決⼼的事情，就沒有⼈能改變得了她。在1991年，那時她24歲，就這樣隻⾝前往英國 倫敦，踏上⼀條讓她再也沒有回頭過的路。

初到英國，和語⾔學校的同學們⼀起共進晚餐

謝貽娟在英國的好朋友Melu

總是有⾃⼰風格的謝貽娟

在英國的⽇⼦｜每天都在我的NONE-SPACE裡活

初到英國的謝貽娟，忙著適應、忙著上課、忙著畫畫、忙著交朋友，但也不忘每週兩封信，向她深 愛的家⼈報平安。⼀張A4⼤的信紙，總是滿滿的重頭寫到尾，聊著在學校⼜認識了誰、某某老師上課講的內容很有趣、在商場上看到好看的特價⼤衣（她知道媽媽愛美美的衣服）、抱怨著總是濕冷的天氣害她內衣褲永遠都乾不了，也會列下她需要的清單，任性地要求家⼈，並不忘⽤很多驚嘆號強調著「幫我買！盡快寄給我！！！」。⼀週兩封的家書長達⼀年之久，後來實在是因為課業太忙才漸漸減少。⽽透過家書中紀錄的

⽇常流⽔帳，不難想像她在英國的⽇⼦和⼼境，更在細枝末節的書寫中，發現她對⼀切⼈事物異常敏銳的觀察，似乎⽣命中再微⼩的事件，都值得她把感官加倍放⼤體驗。這些她⾃⾝的特質—「對家⼈的愛」、「敏 銳的觀察」、「放⼤的感官」與「忠實的書寫」，回應在創作上時，讓她在英國有突⾶猛進的開展。謝貽娟曾在⼿稿中提到：

「在復興的四年，我並不知道ART是什麼......1991年來了英國，沒什麼改變， 每天讓⾃⼰不斷地畫，卻沒

有精神。1992年進了Chelsea College of Arts，給了我很⼤的影響，尤其是⼀位教授，Amanda的影響及⿎勵，是她，替我這個研究的主題取了名字—NONE-SPACE，在Chelsea的三年裡，每天都在我的NONE- SPACE裡活。現在，1996年，我在Royal College，我要把NONE-SPACE的所有樣⼦，完完全全的記錄下來！」

從⻄⽅的教育氛圍，加上為⾃⼰的負起責任的決⼼，當年玩世不恭的⼩女孩，讓她的哥哥形容：

「去了英國像換個⼈似的」，每天就是埋⾸在畫紙與顏料中。⽽上述⼿稿也透露出，從⼩就不斷和外在世界抗衡的⼼靈，需要的不過就是被接納與⿎勵成為她⾃⼰，謝貽娟說起在英國的⽇⼦「我每天都是愉悅的，因為這種⾃由風氣才是我⼀直想要的」，尤其和她的恩師Amanda之間是無話不談，她需要有⼈懂她。因此， 在她藝術⽣涯中最重要的理論「非空間」（None Space），很快地就誕⽣在抵達英國的隔年。這⼀切都不難從謝貽娟的個⼈特質，以及她追求藝術的野⼼所望⾒—是她早已蓄勢待發的能量。

⽤功的謝貽娟，筆記本中總是寫了滿滿、滿滿地筆記。

非空間的本質｜直搗⼼靈運動的過程

謝貽娟在⼿稿上談論「非空間」時，⾃有她充滿物理、哲學、⼼理學與中國儒道思想的辯論過程， 更窺⾒藝術史深入研究的成果。看著她滿滿的筆記，完全無法忽視，究竟是下了多少功夫，才能累積出以知識作為後盾的深厚扎實基礎。「非空間」簡單地說，相較於可⾒的有形空間，還存在著⼀個不可⾒的無形空間，那空間不在任何⼈類所認知的時序之下，它處在混沌狀態之中，⽽這永不涇渭分明的「非空間」，正是謝貽娟內⼼龐⼤如宇宙般的情感世界，她透過唯⼀的物理⽅式：藝術創作，⼀場直搗⼼靈的運動過程，使

「非空間」展⽰在眾⼈眼前。⽽呈現「非空間」的形式，便是藉由抽象藝術概念中的「點、線、⾯」來發展。但依然要強調，「非空間」的理論非三⾔兩語，在無法詳細說明的情況之下，更擔⼼⽂字的有限侷限了她與她的藝術，雖然廣義的以「抽象藝術」指稱，實則，謝貽娟的作品，是再寫實、再具象不過的⼼靈圖像。只是說⽩了，任誰都可以拿起⼀張紙與筆，畫下所謂的⼼靈圖像，但只流於形式，卻毫無深度的內涵， 很難觸動⼈⼼，因為藝術的美好與殘酷，來⾃於它的誠實。她曾說過「沒有⼈懂我在說什麼，畫畫卻知道我 在講什麼。···畫畫是我最悲傷的時候，也是我最開⼼的時候。···畫畫是我最好的朋友。」，她把每個⾃⼰放進「非空間」裡，有多少厚度的謝貽娟，就有多少厚度的「非空間」，「非空間」就是謝貽娟⾃⼰。

在⼿稿中探討著「非空間」各種物理、哲學、⼼理學與中國儒道思想的紀錄。

非空間的態度｜崇⾼的精神意義

謝貽娟表⾯上看似不受陳規的藝術狂徒，是費⼼花了⼤半的⼈⽣，在努⼒成為謙卑與忠實的愛徒。 當她在談創作時，從不避諱⼀⼀點名，說出對哪些前輩藝術家的景仰、⼜是受了誰的啟發，這是⼀份對藝術 謙卑的態度。特別的是，當她在談克萊因(Yves Klein)時，她想說的是他對藝術的堅持；當她在談⾺諦斯(Henri Matisse)時，她在乎的是不受拘束的奔放；當她在談畢卡索(Pablo Ruiz Picasso)時，她感受到的是想解放的激進；當她在談莫內(Oscar-Claude Monet)時，她提的是不畏懼失明，依然創作的渴望。她說：

「印象派也是奮⾾了幾⼗年」，也寫下「所有的堅持都是寂寞的」。她回顧歷史、她苦⼼研究、她知道今天 能更加忠於⾃我去追求藝術，是來⾃這些孤軍奮戰的先鋒者，這位從⼩就無法被他⼈理解的女孩，能感同⾝受為追尋⾃我理想得附上的代價究竟有多⾼，這些種種，使藝術在她⼼中的地位，是神聖的，是不可侵犯 的。她在乎「非空間」的內在精神，遠遠勝於展⽰在眾⼈眼前的物質物（作品），藝術是她⽣命中崇⾼的信仰。

說來有趣，正是因為藝術在她⼼裡有著如此崇⾼的地位，當她在英國辦的第⼀場個展，售出達八成 作品，連英國親王查爾斯都被她的藍深深吸引，甚⾄被封為「Royal College of Art LADY」時，她卻不屑

⼀顧！她真⼼失落的告訴哥哥「他們不懂我，他們只是喜歡我的藍。」。你可以說她太⾃視甚⾼，卻否定不了她的勤奮與堅持，她⾼處不勝寒的⼼境，就像翅膀受了傷的孤傲天使，必須得折衷在凡⼈間努⼒活著。

謝貽娟在英國辦個展，與好友們⼀起合照

1993年，當時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，每天都是開⼼地活在她的「非空間」裡

再現非空間｜點、線、⾯與藍

或許談到這裡，可以不⽤再為「非空間」多做些說明，因為，當你開始懂謝貽娟，⾃然⽽然就會明

⽩她的作品。只是再繼續翻著她的⼿稿，還是會⼀次⼀次的感到敬佩不已。因為在落實「非空間」的過程， 背後有著相當理性與科學的實驗，是經過她反覆的思考、比較、測試與慎重選擇，才成為我們眼前每⼀幅

「非空間」。

「非空間」的發展可分為兩階段。第⼀階段是從1992年到1996年的「⾃由抽象」時期，是她藉由⻄

⽅美術史中談抽象藝術的概念，並加以結合個⼈東⽅哲學思想來探索發展的時期，相當強調視覺中⼼理與感 官狀態，尤以「⾳樂性」與「點、線、⾯」開展，這從她的⼿稿中可看⾒其探索過程：

「點，是⼀切的開始，也是結束。」

「我了解康丁斯基對於『點』的解釋：『點的運動』稱為『始動現象』，即為運動的原始，正如物極必反，他相信在極靜的狀態下，是運動發⽣的起源，即在⾏將發⽣動的開始。···靜的運動，並不是真的運動，⽽是⼼裡的感覺。···動的運動，是始於客觀的活動現象」

「聽到線了嗎？看到⾳樂了嗎？」

「點的運動形成了線，線的運動如粉筆，平推則⽣成⾯。」

「我的情緒長什麼樣⼦？我可以利⽤什麼來幫助我把情緒表現出來？」「線條。」

「在平⾯上，重疊是除了⼤⼩造成空間的另⼀種表現⽅式。···中國⼭⽔畫裡的重疊是非常重要的，⼭峰 與雲霧之間，相對的位置，關係更是重要。⼀座⼭峰的量感，也因由皴法之間的堆疊⽽表現。···重疊產

⽣了空間，空間等於距離，距離等於遠近，等於時間的長短。」

當謝貽娟在⼿稿中對⾃⼰提問「我的情緒長什麼樣⼦？我可以利⽤什麼來幫助我把情緒表現出來？」「線條。」，於是就練習了幾百組的線條，來分析各種情緒。

None-Space T103, 1995

None-Space T25, 1995

None-Space M132, 1996

None-Space M74, 1995

第⼆階段為1997年之後開始發展的「藍⾊時期」，進入「非空間」更深的層次。為何選⽤藍⾊？當然少不了藝術家直覺式熱愛藍⾊的理由，謝貽娟形容「藍⾊，它非常的穩定，是非常哲學的顏⾊。」另⼀概念的雛形，便是來⾃⽇常中再平凡不過的「⽔」，它雖然平凡，但在謝貽娟眼裡卻是「非常神秘的東⻄，也是非常優秀的東⻄。它可以以固體、液體、氣體，不同⽅式存在著。⽽且⼈沒有了它，就不能活了。」這也是為什麼，謝貽娟發展「藍⾊時期」的「非空間」時，不僅僅是蒐集了各種顏⾊的藍，更⽤了不同質地的藍

（她以藍⾊礦⽯粉末發展的非空間，便是此系列中相當重要的媒材），即便物質與取材的有限，還無法說盡她的「非空間」，短短的幾⾏⽂字，也同樣不能交代清楚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⼈類之於⽔，如同她之於「非空間」，彼此相⽣相息，永不分離。謝貽娟所描述的「非空間」：

「我個⼈對藍⾊有極深的偏愛，總覺得藍⾊會講話，好神祕，好不可思議，透明卻⼜很深瑕 就像聽著

Maria Callas(1923-1977)的聲⾳般被環繞著，很盡卻⼜遠遠地」

「藍⾊是沉靜的，不張狂的，⼀種理性的姿態，⼀種精神上的穩定，⼀種⾝⼼靈上的平衡。」

「對於『非空間』，可以從每⼀個地⽅去感覺它，⾝體、眼睛、⼿、⼼、整個⼈。完整的⼈都和這個神祕的空間有著神祕的聯繫。」

「藍⾊礦⽯粉末，是那麼的原始、純粹，如此深邃卻⼜好像看透⼀切，呼應著存在於⼼底深處的『非空

間』。」

「假使我們有透視『無我』的能⼒，就能廣泛且透徹地曉知事物的真理，使我們明⽩世界沒有不尋常的事物，無須執著或迷戀，也不會被任何事物所左右。也只有當⼼靈不再執著於『⾃我』的觀念，甚⾄也不執著於任何的時候，那才是最祥和、純淨。」

「⼼理學的觀點認為『淺意識的世界是⾃由的、純真、原始，畢竟意識中的精神狀況往往被抑制，只有淺意識的活動才是最能接近⾃我。』我只想順其⾃然讓『非空間』裡的Jo Hsieh完全的發揮，不⽤擔⼼萬象會被破壞，因此它是透明的、軟的、會反射！」

備註說明：

楊⼼⼀博⼠於2017年為謝貽娟策劃了《⼈們應該記住她的名字：謝貽娟》展覽。其展覽論述中提到，他將謝貽娟的作品分為兩時 期，分別是「⾃由抽象」與「藍⾊時期」。上述⽂章中所分類的兩階段，便是沿⽤楊⼼⼀博⼠所命名。

光是為了找到謝貽娟⼼⽬中可以代表「非空間」的藍，是經過許多的試驗與比較，找了各種不同顏⾊與質地的藍。

None-Space S87, 2000

None-Space S35, 2000

None-Space S174, 1997

None-Space S75, 1999

None-Space P50, 2013。以礦⽯粉末作為媒材，是「非空間」中相當迷⼈的系列。

非空間之外｜千變萬化的謝貽娟

然⽽，謝貽娟另⼀迷⼈之處在於她的千變萬化。在她既敏銳⼜敏感的⼼思下，更是勤奮地將⽣活中所有片刻—即便看似瑣碎的⽇常，都⽤唯⼀她想向世界說話的⽅式來代為傳達，這也是為什麼她創作量竟然 可以如此龐⼤，⼀個系列發展百張、千張，都是正常的數字。尤其她⼀千六百多張的⾃畫像，裡⾯有可愛 的、搞怪的、憂愁的、開⼼的，各種描述不完的謝貽娟。事實上，「非空間」固然是她創作⽣涯中相當重要的理論，卻也是在她眾多系列中的⼀條⽀線。迷⼈的謝貽娟啊，她有達⽂⻄費⼼鑽研事物的講究精神、她有米開郎基羅對藝術信仰的崇⾼堅持、她有卡拉瓦喬不畏懼世俗眼光的堅毅原則、她有林布蘭特能看透⼈⼼的忠實描繪，但或許，根本就不該拿這些⼈與她比擬，因為謝貽娟就是謝貽娟。

千變萬化的「⾃畫像」系列。以及愛貓的謝貽娟，也有相當可愛、令⼈會⼼⼀笑的「喵星⼈」系列！

最後的旅程｜回家

「⽤⽣命來豐富我的時間！再苦！得要撐下去，天下沒有⼀件事是不勞⽽獲的！」

謝貽娟在英國有位忘年之交的朋友，是她的房東John，⼀位嚴肅⼜⼀絲不苟的英國老先⽣，他們並非⼀開始就這麼投緣，John說，在他記憶裡的謝貽娟，是那扇永遠都亮著的窗，他是被這位⽤功的臺灣女孩感動 的，因此有時會主動關⼼她，要她好好照顧⾝體。⽽John主動的關⼼與背後的擔⼼，其實跟我們每個⼈都

⼀樣。果然，每⽇每夜把⾃⼰關在⼯作室裡不停創作的謝貽娟，可想⽽知⾝體最終還是承受不住，在「非空間」裡追求精神層⾯的她，先是被憂鬱症困擾，也時常感到頭痛、無⼒，甚⾄不⾃覺的雙⼿發抖，卻還是堅持著要繼續畫畫。直到2014年的聖誕前夕，被John發現昏倒在家中，送去醫院檢查，才知道這些⾝體上長期的病痛與困惱，竟是腦瘤。在英國待了⼆⼗多年的謝貽娟，⼀直希望回家的⽅式是衣錦還鄉，不是為了⾃

⼰，是為了這⼀路始終愛著她也⽀持著她的家⼈，誰也沒想到，如今⼩妹回家了，卻是因為⾝體再也無法⽀撐創作。2015年初，哥哥把她從英國接回來，直到2017年逝世，謝貽娟與她深愛的家⼈擁有了兩年最美好的時光。

回顧藝術史，有些在後世眼裡被稱為傳奇的⼤師們，其實也是⼀群在天才與怪胎之間只有⼀線之隔的奇葩， 有⼈幸運地在時代的浪上取得響亮的地位，也有些⼈的創作總是不合時宜，但他們從未放棄過所堅持的理想，不論如何，正因為他們留下的作品，對藝術的發展都帶來決定性的影響。因此，不免感到可惜謝貽娟的早逝，她就像⼀顆璀璨明亮的星星，⽤盡⽣命在燃燒綻放，即便她已離世，但她的作品，會持續發著光，為她繼續訴說⼀⽣對藝術的信念，⼀趟始終未盡的旅程。

擁有燦爛笑容的謝貽娟

右上的TOCO，便是陪伴謝貽娟⽣命旅程到最後的愛貓之⼀

愛貓的謝貽娟，⽤⼼的紀錄⽇常中與貓咪們相處的時刻

後記

本篇⽂章非常感謝謝貽娟的家⼈接受拜訪與訪談。

訪談那天，謝貽娟的哥哥聊到這個⼩妹有熱愛收藏鉛筆的嗜好，邊說邊把⼀箱箱的鉛筆拿出來給我看，起先驚呼於這樣的收藏量，也驚奇於各式各樣的鉛筆造型，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，另⼀圓鐵盒中，還有⼀枝枝⽤盡的鉛筆頭。謝貽娟曾告訴哥哥：「這些鉛筆都是我的記憶，是我在倫敦的幾千個⽇⼦。」，其實⼤家都⼼知肚明，這圓鐵盒中，收藏的更是她的執著與認真。哥哥說，去倫敦找⼩妹的⽇⼦，常常是在半夜醒來，叫 她別畫了，快去睡吧，⽽謝貽娟留給他的⾝影，就是⼀直在⼯作桌前畫畫的模樣。聊著聊著，謝貽娟的哥哥

⼜再從書櫃裡拿下⼀本書，他說：「這就是我妹妹。」

「傳說有⼀種⿃，⼀⽣只唱⼀次歌，歌聲比世上⼀切的⽣靈所唱的歌聲都要優美動聽。這種⿃在離巢獨立的那⼀刻起，牠就不停地尋找著荊棘之樹，直到如願以償，才願意歇息。然後，牠的⾝體就往樹上最長最尖的荊棘枝刺了進去。臨死之際，牠將死亡前的痛苦昇華為最動⼈悅耳的天籟，那歌聲連雲雀與夜鶯都黯然失

⾊。曲終⽽命竭，換來⼀曲完美之歌。整個世界都在悄然聆聽，連上帝也在蒼穹中微笑。因為，唯有最深沉 的創痛，才能換取最美好的事物。」\_\_\_《刺⿃》

謝貽娟所收藏各式各樣的鉛筆

《刺⿃》

圓鐵盒中裝著⽤盡的鉛筆頭

所有圖片皆出⾃於財團法⼈謝貽娟⽂化藝術基⾦會